

血里的音乐

格鲁格·贝尔

我想，自然界存在一条至今谁也不曾注意的法则：每时每刻都有数以亿万计的细菌、微生物之类的东西在诞生或死去，如果不考虑它们整体数量和累积效应的话，那它们是没多大意义的。它们过于渺小，即使死上一亿个也无法和一个大活人的死亡相提并论。

在所有的生物中，从最小的微生物到最高级的人类，都存在着一个等量关系，例如树的细枝总量会和粗枝总量相等，而树冠总量会等于树干的总量等等。

这本来是最起码的一条法则，不过我相信现在它已被弗吉尔·乌拉姆破坏了。

我和他大约有两年不曾晤面，眼前这位皮肤黝黑、衣着考究、笑容可掬的绅士与我记忆中的弗吉尔大相径庭。昨天我们曾通过电话约定一起共进午餐，现在两人站在“自由山医疗中心”职工自助餐厅的双层门外彼此对视。

“是弗吉尔吗？”我没把握地问，“上帝啊，还真是你！”

“很高兴又见到你，爱德华！”他紧握我的手说。

在我们分手的这段时间里，他的体重减少了 10 到 12 千克，目前看上去更加匀称。我记得大学时代的弗吉尔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那是个胖乎乎的头蓬乱的聪明小伙，牙齿长得有点歪。他会把电流通在门把手上，或是倒点“潘趣酒”请大伙喝，把我们的尿变成蓝色。

弗吉尔几乎从没跟姑娘约会过——除了和艾琳·特曼金特，她的外表倒和他蛮接近的。

“你看上去棒极了，”我说，“是在圣路卡斯湾避暑的吗？”

我们走进柜台前的队伍为自己挑选食物。

“我晒得比较黑，”他往托盘上放了一盒巧克力牛奶说，“是耗了三个月在紫外灯下曝晒的结果，牙齿在分手后就矫正了。我慢慢再对你解释其它的事，得找个僻静场所。”

我把他带往吸烟角，那里的六张桌子只有三个老烟鬼占着。

“说老实话，”我把碟子放到桌上，“你真的变了，看上去相当不赖。”

“我的变化可能比你预料的还多。”他说这话的腔调像是恐怖片的演员，接着又戏剧性地扬了扬眉毛，“嗯，盖儿她怎样？”

“她很好，”我告诉他，“在幼儿园里教教孩子。我们一年前结了婚。”

弗吉尔的目光落在盘里的菠萝切片、家常奶酪和奶油香蕉上——他的声音有点异样：“你还发觉我有其它变化吗？”

“呃……”我眯起眼睛仔细察看。

“凑近点看看我。”他说。

“我说不准……噢，不错，你的眼镜没了。戴的是隐形眼镜吗？”

“不是，我不再需要什么眼镜了。”

“你的穿戴也大有进步，谁在为你打扮？我希望她本人也像她的审美力那么性感。”

“可是坎迪丝对我——过去对我的服装从不关心，”他说，“我不过是有了份好工作，手头比较富裕而已。同时我对服装比对饮食更加讲究。”他脸上绽出我熟悉的那种带有歉意的微笑，过一会又化成奇异的表情，“不管怎么说，她已把我给甩了，我的饭碗也丢了，我目前仅靠积蓄度日。”

“慢点，慢点！”我抗议说，“别眉毛胡子一把抓，为什么不从头说起？你当时找到一个工作，那是个什么单位？”

“吉尼特朗公司，”他说，“是16个月前的事。”

“我从没听说过这家公司。”

“你马上就会听说的。下个月市场上将发行这家公司的股票，他们在MAB方面取得了突破，是一种医用……”

“我知道MAB是什么，至少在理论上。”我打断他说，“那是医用生物芯片的缩写。”

“他们已经生产出实用的MAB。”

“什么？”现在该轮到我不惊奇地扬起眉毛。

“实际上这是一种微处理器。可以把它们注射进人体，停留在指定部位并解决麻烦。迈克尔·伯纳德医生很赞赏这种做法。”

这事非同小可。伯纳德具有极高的科学声望，不仅因为他的名字总是和基因工程的巨大发现有关，而且也因为他退休前在应用神经外科手术领域每年总有一次要引起轰动。《时代》、《滚石》等杂志封面刊登他的照片就是明证。

“一般说来，我这些话全属机密……例如股票、研究的突破以及伯纳德等等，”他向左右环顾并压低了声音，“但你可以随心所欲去干你的，我和这些杂种已没什么牵挂了。”

我吹了下口哨：“这能使我发财，对吗？”

“只要你愿意。不过在你忙着去找经纪人前，还得和我多聊一会。”他对奶酪和馅饼连碰都没碰，只吃了片菠萝，喝了点巧克力牛奶。

“那当然。继续说吧。”我说。

“在医学院我受过实验室工作的训练并从事生物化学研究，另外我对电脑也非常入迷，所以在最后两年……”

“你曾向西屋公司出售过软件包。”我说。

“老同学的记忆真没话说，这也是我和吉尼特朗公司挂钩的原因之一。他们当时刚刚起步，经济实力强大，拥有令人艳羡的实验室设备。他们雇用了我，而我的进展也相当神速。

我用四个月就完成交下的课题，取得了一些突破。”他若无其事地挥挥手，“然后我就进行他们认为过早的研究，当我坚持这么干时，他们最终收回了实验室并交给某个软骨头。幸好我事先拯救并保存了炒鱿鱼前所获得的部分成果，不过我干得不够谨慎……至少是不够明智，所以现在被迫在实验室之外进行研究了。”

我知道弗吉尔是有雄心抱负的，但稍嫌古怪，不够敏感或精明。他和上司的关系总不是那么融洽。此外对弗吉尔来说，科学就好比是位可望而不可即的女性，有时她往往在对方毫无思想准备时突然敞开怀抱，让对方担心别失去这大好机遇，从而干下种种蠢事。弗吉尔遇到的可能就是这种情况。

“什么叫实验室之外？我不懂你说什么。”

“爱德华，我求你为我检查一下身体，一次彻底的体检。可以进行有关

癌症的检测，检查完了我再对你作进一步的说明。”

“你是指那种需要花费 5000 元的标准体检吗？”

“随便你怎么安排都行。B 超，核磁共振，热谱图像等等都可以。”

“我可没把握取得使用所有这些设备的许可证，这儿的核磁共振全扫描在两个月前刚刚起步。见鬼，你就不能改用别的……”

“那就只做 B 超，这总行了吧？”

“弗吉尔，我是个产科医生而不是著名专家，妇产科医生往往是幽默中的笑柄。如果你变成一位妇女，我也许可以帮帮你。”

他俯身向前，手肘差点碰上馅饼，不过在最后一刻他闪避开了，真正是间不容发。换上原来的弗吉尔定会弄得不亦乐乎。

“仔细检查检查我，你就会……”他眯细眼睛又摇了摇头，“只要检查我就行。”

“好吧，我去为你进行超声波预约，不过由谁来付款？”

“由‘蓝盾’来付。”他乐了，举起一张医疗信用卡，“我在吉尼特朗公司时曾对电脑人事档案做过手脚，只要是十万元以下的医疗支出他们都照付不误，从不怀疑。”

由于他希望一切要悄悄进行，所以我也作了相应安排：我亲自填写了他的申请表，既然一切都按章缴费，所以大多数检查并不会引起院方注意。我没收取劳务费，归根结蒂，弗吉尔虽曾把我的尿变成蓝色，但他毕竟是我的老朋友嘛。

他很晚才来。通常情况下我早就下了班，这次我留在三楼等他，那地方护士们戏称为弗兰肯斯坦之翼。我坐在橘黄色塑料椅上，荧光灯把他的脸映成奇怪的橄榄绿色。

他脱去衣服，我让他躺在检查台上。我首先注意到他的踝骨看上去有点发胀，但在多次触摸后才知道那其实并不是肿胀，因为肌肉很正常，没什么异样，只是有点奇特而已。

我用探头在他身上扫描，特别对准大型仪器难以查到的部位，把所获数据送进显示系统。然后我换个位置，把他放在超声波诊断仪的搪瓷口下，那地方护士们把它叫做哼鸣口。

我把从探头及哼鸣口得来的数据综合在一起，又把弗吉尔翻了个身，接通视屏，一秒钟后那里就渐渐显示出他的骨骼图像。

我惊奇地看上三秒钟，又把屏幕切换到他的内脏器官图，然后是他的肌肉组织，最后是血管系统和皮肤的图像。

“你出的事故离现在有多久？”我努力克制着声音中的颤抖。

“我从没有出过事故，”他说，“这一切都是自愿的。”

“耶稣啊！到底是谁揍了你，还迫使你守口如瓶？”

“你没听懂我的意思，爱德华。再好好看看屏幕，我真的没受过什么迫害。”

“瞧，这儿有点肿，”我指着踝部说，“还有你的肋骨——它们纠结交错，如此古怪，显然在某个时候被打碎过，还有……”

“查查我的脊椎骨。”他说。

我把这处的图像放映到屏幕上。老天爷，我想这真是奇迹！在脊椎的地方——居然是由一些三角凸出物构成的框架，所有的联结部位都无法思议。我伸出手指去摸他的脊柱，他也举起双手努力配合。

“我找不到你的脊椎，”最后我说，“整个后背完全是光溜溜的。”我又把弗吉尔翻过来面朝着我，打算瞧瞧他的胸部。我隔着皮肤摸索肋骨，它们似乎被某种密实且富有弹性的东西所包围，我按得越重，它们就越加坚韧。这时我又发现了另一个变化。

“嘿！”我说，“你根本没有乳头……”在本该是乳头的地方只有两个极小的色素斑，但没有乳头的任何痕迹。

“看到了吗？”弗吉尔说，套上他那件白色外衣，“我已被从里到外彻底改造过了。”

当我回忆这段时间时，记得当时自己大概请他把一切全盘向我托出，但当时他究竟是怎么说的，我已记不太清楚了。

他按老习惯向我进行了解释，总是跑题万里。听他讲话，犹如你在阅读报上那种废话连篇并带有大量图表的文章，却妄想去抓住文章的实质。

我只好把他的话说简单压缩如下：

在吉尼特朗公司时，他被委托参与制造首批生物芯片，这是用蛋白质分子做成的微型电路。其中一些被安放在比1微米还小的硅片上，然后注射进老鼠的动脉，固定在用化学方法标出的关键部位，并和老鼠的组织相互作用，监控由实验诱导产生的人为病理过程，甚至对此施加影响。

“这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说，“我们牺牲了实验老鼠，换来极为复杂的芯片。我进一步研究它们，把硅片连接到显示系统，电脑先演示了条状图，然后是血管化学特性图，最后我们获得了长达11厘米的老鼠动脉映像。你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科学家雀跃欢呼，大家相互拥抱，大喝特喝整桶的臭虫液。”臭虫液其实是用实验室酒精再混合一种名叫佩普博士的汽水而成的饮料。

最后，他们不再使用硅片，而完全用核蛋白来制造芯片。弗吉尔不大愿意解释所有细节，但我猜想他们已经找到了某种方法，把像DNA那么大甚至更为复杂的生物大分子升级成为某种电化学的电脑，使用核糖体类的结构作为编码器和阅读器，用RNA作为载体，再以后弗吉尔就通过改变关键的核苷酸对，成功地实现了生殖分裂和核蛋白的合成。

“公司方面希望我把研究方向转向超基因工程，因为那是大有前途的事业，能制造出各种各样想也想不到的怪物……可我另有打算，”他的手指在耳边打了个榧子，“真是个疯狂的科学年代，对吗？”他纵声大笑，然后又安静了下来，“为了简化过程，我把最为成功的这种核蛋白送进细菌内，使复制和结合更加容易，然后我使它们长期留在细菌内，使它们和细胞相互作用。它们被编制了启发式程序，能教育自己，比我原来给它们编制的更好。细胞供给电脑以化学密码信息，电脑则处理信息得出结果，于是这些细菌变得聪明起来。我的意思是：它们的智商足以抵得上涡虫。想想看，能和涡虫同样聪明的大肠杆菌！”

我点点头说：“这我能够想像。”

“后来我完全着了迷。我们有设备和技术，我又懂得分子语言，于是我通过合成核蛋白的途径制造出既密集又复杂的生物芯片，那才算是真正的超微电脑。在与杆菌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已使这种芯片能和麻雀同样聪明。你知道当时我有多惊喜吗？接着我又发现一种办法，使它们的能力竟扩大了一千倍。”

“你使我不知所云了。”我承认。

“实际上我只给了它们最基本的指令，它们自己就生气勃勃地繁殖并越来越聪明！上帝啊，你真该亲眼见见，一周后它们自我进化并繁殖得像个小小城市一般！后来我不得不全部毁掉它们，因为如果我还喂养下去，我真担心它们会长出双腿并跑出培养皿外来啦！”

“你在开玩笑吧！”说话时我的眼睛直愣愣地盯住他，“是当真的吗？”

“听我说，它们的确知道该怎样才能变得更加完善。它们看到了发展的方向，不过由于身处细菌之内，不能不受到资源的限制。”

“它们到底有多聪明？”

“我说不准。它们 100 到 200 个细胞一群，每一群都是一个活动的独立个体，也许有恒河猴那么聪明吧。它们通过菌毛交换信息，传递记忆并与自己的行动作比较。它们的群体当然和猴群不同，主要是因为它们的世界如此简单。就它们的能力而言，它们是培养皿的真正主人。我曾在它们中间放进吞噬细胞，这些吞噬细胞连半点下手的机会都没有。我的宠物们能利用任何条件来改变并成长。”

“这怎么可能呢？”

“什么？”他对我并未相信而深感意外，“也许我没很好说清楚，”他的样子有点沮丧，“我这是核蛋白电脑。它们就像 DNA，但能进行信息交换。你知道一个单细胞能有多少核苷酸对吗？”

我离开最后一堂生物化学课已经很久了，所以当然只能苦笑摇头。

“差不多有二百万。加上已变形的核糖体结构——它们有一万五千个，每一个的分子量在三百万左右——你考虑过这里的组合数和排列数吗？RNA 看上去像一条长长的螺旋形纸条，被核糖体包围着，它们被认为是编制蛋白链的指令……”他的眼睛发亮，简直有点眼泪汪汪，“而且，我还没有指出每个细胞不仅是独立的实体，而且还是相互合作的。”

“你在培养皿中消灭了多少细菌？”

“不大清楚，大约有十亿吧。”他笑着说，“你问到点子上了，爱德华，它们能和一颗行星上的全部居民相比，是大肠杆菌型的居民。”

“公司为此而开除你的吗？”

“不，他们其实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我在继续合成这些分子，扩大它们的尺寸和复杂性。当我发觉细菌功能有限时，就抽自己身上的血，分离出白血球，把新生物芯片注入进去。我观察它们，把它们放入迷宫，提出某些简单的化学课题，结果它们表现得极为出色。

后来有一次，我忘记把实验室电脑中的文件加密就存储起来。凑巧被某些领导发现，他们猜到我在干些什么，于是一场轩然大波就此掀起，闹得可真凶哪！他们认为我的工作将导致社会安全部门钉住公司不放，还要求销毁我的成果，清除我的程序。命令我杀死白血球，天哪，简直岂有此理！”弗吉尔穿上衣服，“当时我只有一两天时间，我已分离出最复杂的白血球细胞……”

“有多么复杂？”

“它们上百个细胞集成一群，每群都像 10 岁的孩子那么聪明。”他停了一会观察我的脸色，“还在怀疑吗？要不要我告诉你，一个哺乳动物的细胞内有多少个核苷酸对吗？我专门在电脑上编过程序，白血球里能有一百亿个核苷酸对！爱德华，它们没有巨大的身体需要关心或消耗精力。”

“好吧，”我说，“我算是服了。接下去你还干了些什么？”

“接下去我就把这种白血球和自己的血液混合起来，用注射器注入自己体内。”他扣上衬衫上的纽扣，没有把握地笑笑，“我为它们编制了一些程序，这之后它们就开始了自己的生活道路。”

“你为它们编制了繁殖或复制的程序？能进化得更好吗？”我问。

“我想它们能发展某些特性，那还是生物芯片在杆菌阶段时就具有的。白血球之间能够互相交流，它们肯定能吞食其它类型的细胞，或加以改变。”

“你真是发疯了。”

“但你自己见到了屏幕上的图像！爱德华，从那时起我就没有得过疾病。从前经常伤风感冒，现在却觉得自己好得不能再好。”

“可它们在你体内总在寻找并改造什么……”

“它们现在每一群都和你我同样聪明。”

“我说你精神完全失常啦！”

他却只耸耸肩。

“他们开除了我。他们以为我会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施行报复，因此命令我离开实验室。”

三个月的时间已经过去，我始终没有机会了解自己体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那么你……”我不停在盘算，“你的体重减轻是因为它们改进了脂肪的新陈代谢，使骨骼更加强壮，你的脊椎被完全重组……”

“现在就是让我睡从前那种旧床垫也再不会腰酸背疼了。”

“你的心脏看上去有点异样。”我说。

“我对心脏的事倒一无所知。”他凑近屏幕并细看，“脂肪的事我是估计到的。它们改善了新陈代谢，最近我不怎么感到饥饿，其实我的饮食习惯并没有多少变化——仍然喜爱从前喜爱的那些食品——但不知怎的我变得只吃所需要的食物。我不认为它们已经掌握了我的大脑。它们肯定掌握了所有的腺组织，但不明了总体情况，你懂我在说什么吗？它们还不了解我——就是坐在这里的我，但它们肯定对我的生殖器非常了解。”

我瞟了一眼屏幕又移开了目光。

“哦，它们真帮了我的忙，”他猥亵地笑着说，“你知道我和美人坎迪丝搞在一起的事情吗？我当时还不太黑，外表和穿戴都挺棒。我的这些小天使让我们闹得通宵达旦，它们每次越来越聪明，越来越狂热。”笑容又从他脸上消失，“但有天夜里我发现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当时我吓得真够呛，以为事情失去了控制。我担心它们已经穿越血脑屏障并掌握了我，了解到大脑细胞的真正功能。于是我发动一场战役：我估计它们穿越皮肤的理由是：在皮肤表面上建立相互联系要比通过肌肉、内脏、血管建立联系容易得多，于是我买来石英灯……”他发觉我的诧异目光后又补充说，“过去在实验室里当我们要毁灭芯片中的细胞时，就让它们接受紫外线照射。现在我交替使用日光灯和石英灯来治疗，结果它们再也不爬出表面了，但我也被晒得够呛。”

“你有可能得皮肤癌。”我提醒他。

“放心，它们会像警察巡逻队一样照管我呢。”

“好吧，我已检查过你，你也告诉我一大堆难以置信的故事……还需要我干什么吗？”

“我并不像表面那样无忧无虑，爱德华。我很烦恼，我想在它们掌握我大脑以前找到控制它们的途径。你想一想，它们现在成万上亿，每一个都那

么聪明，还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合作，所以我算是这颗行星上最聪明的人了，但是事实上它们刚刚起步，我可不希望它们接管我的权力。”他的笑容有些忧郁，我的脊梁同样流过一股寒颤，“或是偷走我的灵魂，懂吗？我想请你想出一些限制它们的方法，比如说能把这批小鬼饿死吗？好好想想吧。”他扣上衬衫，给我一张写有地址和电话的纸条，走到键盘前，消除了屏幕上的图像，删掉所有检查的数据，“给我打电话，号码只限你一人知道，别告诉任何人。抓紧点。”

弗吉尔离开检查室时已是凌晨三点。我取了他一些血液准备进行化验，同时握握他那双潮湿而发抖的手。他半开玩笑地告诫我：别从血液样品中摄取任何东西。

回家前我对他的血液作了一系列化验，其结果要等第二天才能出来。

第二天的午休时我得到了结果，同时毁掉所有的血液样本。我完全机械地像机器人在操作，几乎花了不眠的五昼夜才接受了检验的结果。他的血液看起来完全正常，但仪器认为他受到了感染：白血球和组胺数都极高，我直至第五天终于确信了这一点。

盖儿在我之前回到了家，那天晚上本该轮到我做饭。她往家庭影视系统塞进一张从幼儿园带回的光盘，让我欣赏学龄前儿童们创作的彩色图画。我默默地看着又默默地和她一起进了晚餐。

夜间我做了两个噩梦，梦境表示我已承认了这些事实。我辗转反侧，把被单揉得一塌糊涂。在第一个梦中我梦见超人的母亲克利泼顿行星在毁灭，亿万个超人天才在火焰中死去。

这个梦多半是由于我毁去了弗吉尔血液的样本而做的。

第二个梦更为荒唐：我竟然梦见大纽约市在强奸一个妇女。梦境结束时她生下许多小城市胚胎，全都包着半透明的的囊膜，浸泡在难产的血液中。

第六天早上我给弗吉尔挂了个电话，铃响到第四声时他才去接。

“我已有了些结果，”我说，“不过不是结论性的，我想和你当面谈谈，别在电话里。”

“好的，”他说，我听得他的声音困乏，“我现在在家里。”

弗吉尔的住宅在湖滨一幢豪华高层建筑里。我乘上电梯，在电梯中一面聆听音乐一面观赏广告全息图，那里向人们展示各种商品、待租空房以及本周楼内主妇可参加的社会活动。

弗吉尔本人开了门，他以手势邀我进去。他身穿格子长袍，长长的袖管，趿着一双家常便鞋，手中握有一个熄灭的烟斗，默默地穿过室内坐在软椅上，手指不停地捻转烟斗。

“你被感染了。”我说。

“是吗？”

“这是我从化验中能得到的一切，我无法申请到使用电子显微镜的许可证。”

“我并不认为这是感染，”他说，“不管怎么说它们是我自己的细胞，这也许只是……它们存在的某种象征，很难希望我们一下子就能搞清楚一切。”

我脱去外衣。“听好，”我说，“你已使我越来越为你不安了……”

可他脸上的表情迫使我噤口无言了——这是一种奇怪的狂热的幸福感，他眯紧眼睛望着天花板，噘起嘴唇。

“你怎么啦——喝醉了吗？”我问。

他摇摇头，然后又很慢很慢地点点头。“我在聆听。”他说。

“听什么？”

“我不知道。这根本不是声音……就像音乐一样。这心脏，这血管以及所有在动脉里和静脉里流动的血液都在翻腾……是血里响着的音乐。”他用忧郁的眼神望着我，“你今天怎么不去上班？”

“我今天轮休，不过盖儿在上班。”

“能留下来陪陪我吗？”

“大概行吧。”我耸耸肩说，然后我以怀疑的视线扫射房间的每个角落，企图寻找成堆的烟蒂或包着麻醉剂的纸包等等。

“我不会干蠢事，爱德华，”他说，“也许我是错的。不过我觉得有件大事正在发生，我捉摸它们已经知道我是谁了。”

我专注地盯着他，他却完全不注意我，像是某种内在的过程整个俘虏了他。当我请求来杯咖啡时，他只是朝厨房方向挥挥手。我烧了一壶开水，从柜橱里拿了一罐速溶咖啡，带着杯子回到原处。弗吉尔依然干瞪着眼坐着，头部左右晃动。

“你总是明白无疑地知道自己会成为什么的，对吗？”他问道。

“多半是这样吧。”（待续）马少皇图

“妇科医生，就是你踏上生活的正确一步，你没有走错……而我就不一样。我有目标，但我却不知道方向。好似一幅没有道路的地图，仅有地理位置。还有我总是藐视一切，对所有人都这样，除了我自己。我甚至对科学也抱有这种态度，科学对我来说只是一种手段。我很奇怪自己居然能有如此出色的成就……我甚至恨自己的父母。”

他突然紧抓软椅扶手。

“你有点不舒服吗？”我问道。

“它们正在和我谈话。”说这话时他的双眼是阖着的。

有一小时左右他像是睡着了，呆若泥雕。我给他号了号脉，跳动得均匀有力。我又摸摸他的前额——微微有点凉意——后来我去给自己煮了咖啡。当弗吉尔最后睁开眼睛时，我正由于无事可做翻阅杂志。

“真无法想像时间对它们是如何流逝的，”他说，“它们总共不过花了三四天工夫来理解我们的语言和人类文明的主要观念。现在它们正继续熟悉我，直接和我对话，就在当前。”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弗吉尔说，有好几千个探索者接通了他的神经元，但连他自己也搞不清其中的细节。

“你知道吗？它们的工作效率高得要命，”他补充说，“不过至今还没对我造成伤害。”

“我应该送你去医院。”

“医院能干什么呢？你想出了什么办法来控制它们吗？它们毕竟是我的细胞啊。”

“我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设法饿死它们，只要找到它们在新陈代谢中的区别……”

“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否真想摆脱它们，”弗吉尔说，“它们又没对我干什么坏事。”

“这你怎么能肯定？”

他摇摇头，然后竖起一根示警性的手指。

“肃静！它们正在企图掌握空间概念，这对它们是极不容易的。过去它们是按照化学物质的浓度在确定距离，对于它们来说，空间就好比是滋味的强度而已。”

“弗吉尔……”

“听着！好好想想，爱德华！”他以激昂的口吻说，“看吧，我体内出现大事啦！它们在通过体液相互联系，在透过细胞膜传递化学信息。它们在制造什么新的东西——是病毒吗？用来运送存储在核酸链里的数据。它们可能具有 RNA 的形式……我就是这么编程的……但还有原生质状的结构……也许这就是你的仪器认为存在感染的原因——它们都在我的血里聊天，交换信息和体验，有同级的，有上级的，也有下一级的。”

“弗吉尔，我还是认为你应该去医院。”

“这是我的命运，爱德华，”他说，“我是它们的宇宙。它们对新发现的世界非常惊奇……”

弗吉尔重新缄默，我蹲在他椅旁，把他衣袖朝上卷起，整条手臂上满是十字交叉的白色线条。当我打算去叫救护车时，他站起来伸个懒腰说：“你想过没有？即使做个简单动作，我们每次会杀死多少细胞？”

“我得去叫辆急救车。”我说。

“不，你别叫！”他坚定地说，“我说过我没病，而且我有权安排自己的事务。你知道他们在医院里会对我怎么干吗？他们只会像原始穴居人修理石斧那样来修理电脑，这必然是一场闹剧……”

“那么我还留在这里干吗？”我心头涌上怒火，“我帮不上你什么忙，外加我就是那种穴居人。”

“可你是我的朋友，”弗吉尔说，他凝视着我，我简直感到望着我的人似乎远远不止是弗吉尔一人，“我需要你陪着我。”接着他又爆发一阵大笑，“其实我并不孤独。”

足足有两小时他在室内来回踱步，时而东摸摸西看看，时而眺望窗外，接着慢慢地不慌不忙地准备午餐。

我在两点时挂了个电话给盖儿，说要早点回家。由于紧张过分我感到自己有点不适，但说话时尽量保持平静。

“还记得那个弗吉尔·乌拉姆吗？我现在就在他家里。”

“你好吗？”她问。

“我好吗？绝对不好。但我却说：“我一切都很好。”

我说了再见并挂断电话，弗吉尔从厨房里注视着我。

“这里有整个文化！”他说，“它们总在信息海洋中遨游，不断补充新的信息，使自己尽善尽美。它们的等级森严，对那些越规的细胞就派去专门制造的病毒，对方无一得以幸免。病毒可以穿透细胞膜，使细胞膨胀，爆炸并消灭，但是这不算是专政，实际上它们拥有比民主制度下更多的自由。我的意思是：它们各人有各人的个性，你想得到吗？它们甚至比我们还具有更为不同的个性。”

“别说了，”我抓住他的肩膀，“弗吉尔，你把我逼得无路可走了！我不能再忍耐，我对什么都不理解，也不敢相信……”

“难道至今还这样？”

“好吧。只要你能告诉我……真相。要实事求是，你是否害怕后果？这

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会把你领到哪儿去？”

他去厨房倒上两杯水，回来和我并肩站着，一脸的孩子气化为忧郁的表情：“我确实把未来设想得很糟。”

“你不害怕吗？”

“我当然怕。不过现在我不敢肯定，”他不安地拽拽长袍的腰带，“我不想对你隐瞒什么。我昨天去见了迈克尔·伯纳德，在他私人诊所里接受了检查，也抽了血进行分析。他要我停止石英灯的照射。今早在你之前不久，他给我打过电话，通知我一切都已证实，让我对谁也别提起此事。”弗吉尔沉默一会，脸上重新露出梦幻般的表情，“一座细胞的城市……爱德华，它们的确通过细胞毛在传递信息……”

“别说了！”我忍不住嚷道，“证实，证实了什么？”

“就如伯纳德所说，我整个机体内都存在极度膨大的巨噬细胞，同时他也肯定了解剖学上的变化，所以这并非我俩的妄想或错觉。”

“他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我不知道。我想他大概会说服吉尼特朗公司的领导并向我重新开放实验室。”

“这是你希望的吗？”

“问题不仅在是否重新拥有实验室上，我得让你知道自从我停止照射石英灯后，我的变化更加厉害了。”他脱去长袍扔到地上。他的整个身体表面，皮肤上都布满了十字交叉的白色条纹。这些线条沿着他的脊椎已开始形成隆状凸起物。

“上帝啊！”我说。

“我已不能在实验室以外的任何地方出现，这种样子是无法见人的。至于去医院，那就更甭提了，他们根本不知道该拿我咋办。”

“你……你不妨去和它们谈谈，让它们把行动放慢一些。”我意识到自己这话听上去有多么滑稽。

“是的，我的确可以这么做，但它们不一定会听我的话。”

“我还以为你是它们的上帝呢。”

“那些和我神经元挂钩的其实并非重要人物，只是些侦察员或类似的角色。它们知道我的存在，也知道我是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能说服统治集团的最高层人物。”

“它们在内部进行争辩吗？”

“有点像，不过这一切并不那么糟。只要实验室对我重新开放，我就有了个家，有了工作场所。”他望望窗外，似乎在找人似的，“除了它们我已一无所有，而它们则无所畏惧。

爱德华，我从未对别的东西感到如此亲近。”他又显露出怡然自得的笑容，“我得对它们负责，我就好比是它们的母亲。”

“但是你依旧不知道它们接下去将要干什么！”

他摇摇头。

“弗吉尔，你说过它们代表一种文明……”

“而且是上千种文明！”

“不错，但即便是文明其结果往往会大大不妙，例如发生战争，环境污染等等……”

我对如何对付这种无法无天的事不知所措，就连弗吉尔也不行。对于

牵涉到全局的事情，我认为他并不具有解决问题的洞察力和睿智。

“不过仅仅我一个人在担待风险。”

“你并没把握确知这一点，上帝啊，只消看看它们对你已干了些什么！”

“这只是对我，只针对我个人！”他吼道，“和任何人无关！”

我摇摇头，举起双手表示认输。

“好吧，伯纳德让他们重新开放实验室，你可以搬进去住，你除了当作一头实验豚鼠，还能有什么？”

“他们对我很好，我再也不是从前那个弗吉尔先生了，我代表整个银河系，是一个超级母亲！”

“你是指一台超级孵化器吧？”我耸耸肩，不想再次卷入一场争论。

至此我已无能为力，所以随便找个借口告辞而去。后来我坐在楼下大厅里打算冷静考虑一下……需要有人去说服他，但他会听谁的呢？他去找过伯纳德……

看来弗吉尔的故事不仅使伯纳德相信了而且还极感兴趣。伯纳德这号人通常是不会轻易理睬弗吉尔之流的，除非对他本人有好处。

我知道这些只是猜测，不过决定还是试一试，于是找了个街头电话亭塞进磁卡，把电话打到吉尼特朗公司。

“请您找一下迈克尔·伯纳德医生，”我对接待小姐说。

“对不起，请问是谁要找他？”

“我是他的电话秘书，有个极其重要的电话要找他，而他的BP机似乎并不管用。”

在焦急等待几分钟后，伯纳德来接电话了。

“见鬼，你到底是谁？”他问，“我从来没有电话秘书。”

“我的名字是爱德华·米里根，是弗吉尔·乌拉姆的朋友。我想我们有些问题得讨论讨论。”

后来我们约定第二天早上见面。

在回家路上我想为自己找出点理由再腾出一天不去上班，我目前无法考虑医务及病人，他们本该受到更多的关心。

我感到内疚，感到忧虑，还有愤怒及恐惧。

就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盖儿回家发现了我，我强作镇定和她一起做了晚饭。饭后我们久久伫立在面朝海湾的窗前，眺望薄暮时分的城市灯火。一群冬天的欧椋鸟趁着最后的余辉还在枯黄的草地上啄食，然后被一阵风惊走高飞，阵风也把窗玻璃吹得格格作响。

“你是不大对头吧？”盖儿温柔地问，“爱德华，是你自己告诉我，还是继续装作若无其事？”

“我只不过是情绪不太好，”我说，“有点医院里的事老让人烦心。”

“噢，天哪！我猜到了，”她坐下来，“你大概打算和我离婚并和那个叫贝克的女人结合，对吗？”贝克夫人体重360磅，而且直到第五个月头上才发觉她已怀孕了。

“不是的。”我无精打采地说。

“哦，那可是天大的喜讯，”盖儿宣布说，她轻轻摸了摸我的前额，“你知道真要是这种事会让我疯的。”

“眼下我对你还无可奉告，所以……”

“你这种装腔作势让人恶心，”她站起来说，“我去弄点茶，你要吗？”她

生气了，我也在为无人可以诉说而苦恼。

为什么不把一切向她开诚布公呢？就因为我的一位老朋友把自己变成了银河系吗？……

我收拾好桌子。夜里我无法入眠，躺在床上，把枕头垫在背后望着盖儿。我想弄清楚我知道的一切中哪些是真的，哪些只是猜测。

我是个医生，我对自己说，我在从事一项与科学、与技术有关的职业，对未来派的冲击我当然应该具有免疫力。

而弗吉尔·乌拉姆变成了银河系。

假定在我体内生存着一万亿个小亚洲人，我会有什么感觉呢？在黑暗中我笑了，同时几乎要大声嚷嚷。弗吉尔体内的那些小生物比亚洲人还要不可思议，也许我和弗吉尔永远也不能理解它们。

但是我知道下面这些是真实的：例如卧室，透过薄纱照进的城内的微弱灯光，正在酣睡的盖儿。至关重要的是——盖儿正在床上熟睡。

我又梦见了那个梦：这一次那城市穿过窗户袭击盖儿。它变成一头有巨大尖角的浑身是火的野兽，用我根本不理解的语言在嚎叫。尽管我和它搏斗，但它依然抓住了她……接着化成一群照亮全床的流星，照亮了周围的一切。我猛然惊醒，一直坐到拂晓也没再合过眼。起床后我和盖儿一道穿上衣服，吻别时我饱尝了她真实的甜蜜樱唇。

我得去见伯纳德。他在郊区一所大医院里租用一套办公室，我乘上电梯直奔六楼，亲眼见识到金钱和名声的体现：房间布置得非常雅致，镶木墙上挂着高贵的丝印版画，克罗米和玻璃组成的家具，奶油色的地毯，中国的青铜器，光滑的橱柜和桌子。

伯纳德递给我一杯咖啡，自己坐在写字台旁，我双手捧杯坐在他对面，掌心冒汗。他衣冠楚楚，一身灰色西装，头发灰白，轮廓鲜明，大约有 60 来岁，看上去实在像伦纳德·伯恩斯坦。

“关于我们共同的朋友……”他说，“乌拉姆先生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我还得毫无保留地称赞他是勇敢无畏的人。”

“他是我的朋友，我正为他的事而不安……”

他举起手指止住我说：“不过这位勇敢的人同时也是轻率的狂妄傻瓜。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决不能允许的，他可能是在压力下才跨出了这一步，但这并不是理由。

算了，既往不咎。我想他对你已经把什么都说了吧？”

我点点头：“他想回吉尼特朗公司。”

“那当然，那里有全部的设备。在我们没弄清他的问题前，那儿就是他的家。”

“弄清他什么问题？这有什么用？”我的头疼让我有点神思恍惚。

“噢，我很重视基于生物基础的超微电脑在许多方面的应用，您说呢？吉尼特朗公司已经有了重大发现，但这一次才是新的方向。”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伯纳德微微一笑：“我无权侈谈前景问题，但这将是一场革命。我们应该把他置于实验室条件下，还得同时进行动物试验，一切得从头干起，从零开始。问题是因为……呃……弗吉尔身上的群体不能转移到其他机体上去，它们是以他的白血球为基础的。我们得建立新的群体，让它们不会在其它动物身上引起免疫反应。”

“您是指某种感染现象吗？”我问。

“我想可以这样来比喻，当然弗吉尔没有被感染。”

“但我的化验证明他有。”

“大概是您的仪器对他血液中流动的那些数据起了反应，您说呢？”

“我不知道。”

“听我说，当弗吉尔被安顿在实验室后，我希望您也能去那里。您的经验对我们是很有价值的。”

我们？这说明他和吉尼特朗公司是一伙的，在这种情况下能期望他公正吗？

“这一切对您个人有什么好处？”

“爱德华，我一直处于我这一行的前沿地位，我看没理由认为我不该参加。凭我在脑科及神经方面的知识，加上我对神经生理学多年来的研究……”

“您就可以帮助吉尼特朗公司逃避政府方面的调查。”我说。

“您说的未免太粗鲁了，既无礼也不客观。”

“也许吧，不过我接受您的批评。在弗吉尔安置下来后，我愿意去实验室，只要在我说过这些粗鲁话后您还欢迎我的话。”

他以锐利的目光瞅着我。他明白我不是他这一边的，这一瞬间他的想法在脸上完全暴露无遗。

“那当然。”伯纳德说着站起身和我握手告别。他的掌心是潮潮的，我明白他和我同样紧张，尽管外表不露声色。

我回到家一直呆到中午，读了点书，打算理出个头绪，特别要分清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需要我去捍卫的。

一个人能承受的变化是有限度的，新事物固然好，但得逐步推行，不能蛮来。每个人都有权利保留自己的原有模式直到他同意改弦更张为止。在这之后才是伟大的科学发现……

而伯纳德则在强加于人，吉尼特朗公司也是如此。我对此无法接受。

当我在高层建筑的大厅按下弗吉尔房间的内部对讲钮时，他几乎马上就应接了。

“很好，”他的声音激昂，“上来吧，我在浴室里。门没上锁，开着的。”

我进入他的大间，沿走廊来到浴室。弗吉尔端坐在浴缸里，粉红色的水一直淹没到下颏。他心不在焉地朝我笑笑，双手上举拍了个巴掌。

“看来像是我割了手腕的静脉，对吧？别激动，现在一切都很正常。吉尼特朗公司已同意我复职，伯纳德刚刚打来电话。”弗吉尔指指浴室里的电话分机。

我坐在抽水马桶盖上，注意到毛巾柜旁的那台没插电源的石英灯装置，不少灯泡在泄水池旁边排成行。

“你肯定这就是你所希望的吗？”我说。

“噢，我想是的，”他说，“他们能比别处更好地照顾我，所以我得把自己弄干净，今晚去他们那儿。伯纳德用他的高级轿车捎我去，够档次吧？从现在起我的待遇将不同了。”

粉红色的水看去有点奇怪，不大像是肥皂水的颜色。

“你这水里是什么东西？是肥皂泡沫吗？”我问，又猛然猜到了——我感到极度不自在。这种事既如此突然，又如此愚蠢。

“不是。”弗吉尔说，这我早已料到。“不是的，”他重复说，“这是通过

我皮肤分泌出来的。它们并没把每件事都告诉我，不过我想它们现在已经在向外界派出侦察员、密探、宇航员等等。”

他专注地望着我，我没有在他目光中发现任何担心的迹象，更多的则是好奇，想瞧瞧我的反应。

我的猜想已被证实，我的胃部也在痉挛。我事先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因为我一直在忙于考虑其它方面的问题。

“这是第一次吗？”我问。

“不错，”他又笑了，“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把这些小鬼头放到下水道里去，让它们了解我们世界的真实模样。”

“那它们不会扩散到全世界去吗？”

“那当然。”

“你……你认为自己正常吗？”

“我感觉现在非常好，它们肯定有十亿之多。”他的手又打了一个响榧，“你认为怎样，我该放它们走吗？”

我几乎连想都没想就飞快跑在浴缸旁，我的手摸索到石英灯的电线并把插头插进插座。

弗吉尔总是像个孩子，过去他把电流通在门把手上，把我的小便变成蓝色，他老在玩耍各种愚蠢的把戏，从来没有长大，从没成熟到懂得他的天才足以影响或改变整个世界，也不理解这种事需要绝对的小心谨慎。

弗吉尔伸手想去拔排水塞。“知道吗？爱德华，我……”

他这句话再也没能说完。我抓起石英灯装置扔进浴缸，立即纵身后跳，这时水中发生爆炸，迸发出水雾和火花。

弗吉尔尖叫一声慌忙又拉又扯……然后一切都在霎时间结束，除了灯还在低低发出嘶嘶声，还有从他头发中冒出的缕缕青烟。

我掀起马桶盖大吐特吐，接着捂住鼻子去了客厅。我的双脚有千斤重，瘫倒在沙发上。

大概过了一小时，我才在厨房里找到一盒漂白剂、阿摩尼亚和一瓶威士忌。回到浴室后我把头扭开不去看弗吉尔的尸体，先把威士忌倒入水中，接着是漂白剂，然后是阿摩尼亚。

当氯气在水中翻滚冒泡时我就离去了，在身后掩上了房门。

回到家后，电话铃响了起来，但我没接。是医院打来的还是伯纳德打来的？也许是警方的电话？我能想像：当我向警方吐露一切时，公司会完全加以否认，伯纳德也会声明他对此毫不知情。我觉得全身疲劳得无法形容，所有的肌肉都由于紧张而痉挛，经历这一切以后我甚至无法形容出这种感觉……

我犯下了灭绝种族的滔天大罪？

这想法太疯狂了。我无法相信刚才亲手杀害过上百亿智能生物，这相当于消灭了银河系……太可笑了，不过我笑不出来。

比较可信的是我杀死了一个人，一个朋友。那青烟，那熔化的灯架，插座下流淌的塑料，烧焦的电线。

还有弗吉尔！

是我把通上电的灯扔进浴缸，而浴缸中正坐着弗吉尔。

我感到疲软乏力。噩梦，强奸盖儿的城市（真有趣，怎么还有弗吉尔从前的女友坎迪丝），流进下水道的水，在我们周围闪烁的银河系。无休无止

的恐惧——但同时又是何等美丽——新的生活方式，共生，变形……

我把它们统统杀死了吗？我惊慌失措。我想明天还得去那幢公寓消毒。不知怎的，我压根没想起伯纳德。

盖儿回家时我已在沙发上睡着了。后来我爬起时觉得头昏眼花，她当然也发觉了。

盖儿摸摸我的前额。“爱德华，你在发烧，还挺烫哪！”

我勉强走进浴室，在镜子里照照自己，盖儿紧贴身后。“这是什么？”她问。

在我的衣领上方，整个脖子都布满了白色条纹，如同公路一般。看样子它们早就渗进了我的机体，可能是好几天前的事。

“全怪那潮湿的手掌……”我说。

奇怪，怎么早先我没有想到这一点。

我想我们大概要死了。我虽奋力挣扎，但不到几分钟就累得不能动弹。盖儿在一小时后才得了这种病。

我大汗淋漓躺在起居室的毯子上，盖儿则躺在长沙发上。她脸色煞白，双目紧闭，像实验室里涂上防腐油的一具尸体，有段时间我以为她死了。我愤恨，憎恶，对我的软弱，迟缓，没能及时发觉这种可能而感到负疚有罪，然而我已无力动弹，连眨眼的气力都没有，只得瞑目等待着。

某种节律出现在我的手和脚上，随着脉搏我全身都在响起某种声音。像是有上千位乐师在演奏交响乐，但并不协调，各自都在演奏交响乐的某个片段。血中的音乐……然后这声音逐渐变得刺耳，但更加协调。最后归于静寂，化为悦耳的敲击声。

这种回声似乎融化在我体内，与我的心跳频率同步。

起先它们迫使我们的免疫反应投降，这是一场战争——这的确是一场地球上前所未有的战争，是亿万战斗员参与的战争——大约过了两天才宣告结束。

这段时期过后，我终于有气力到厨房旋开水龙头。我能感到它们正在我脑内忙碌，企图破译密码，找出隐藏在原生质里的上帝。

我先是大口大口地喝，接着改为小口啜呷。我带了杯水给盖儿，她也把杯子凑近干裂的唇边贪婪地喝了又喝。她双眼红肿，眼圈满布黄色污垢，不过现在她的肤色慢慢恢复正常，几分钟后我们已坐在厨房小桌旁，无力地咀嚼食物。

“我们碰上什么鬼名堂。”

